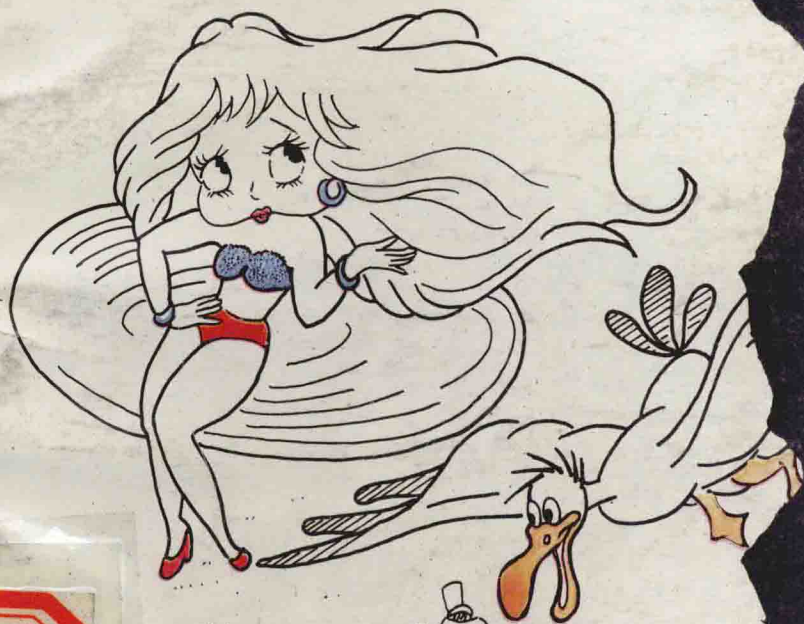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狮毛

福尔摩斯探案
——精选·绘图本



质中,混杂着粘土和灰泥岩。福尔
「两行脚印……」

江苏文艺出版社
新加坡万宇出版(新)有限公司

世界名著
福尔摩斯探案

狮毛

江苏文艺出版社
新加坡万宇出版(新)有限公司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福尔摩斯探案

作 者: 柯南道尔
装帧设计: 夏 阳
绘 画: 赵海平
责任编辑: 沈晓晨 秦 冬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210009)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: 泰州人民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0
字数: 600,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10,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—5399—0683—9/I·650
定 价: 28.00 元(全套共十册,每册 2.80 元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獅 毛

目 录

1、吸血鬼	1
2、獅毛	10
3、王冠宝石案	22
4、阳婚	32
5、银色马	45
6、戴面纱的房客	59
7、箫丝科别墅	67
8、雷神桥之谜	78

吸血鬼

旧袁锐路四十六号

十一月十九日

有关吸血鬼事由

敬启者：

我的顾客——敏兴大街茶叶经销公司的福格，今日来函询问有关吸血鬼的事，因本店专营机械估价业务，此项询问不属本店经营范围，故特价介绍福格与你，希望你为他解决难题。

莫里森——道得公司谨启

经手人 E. J. C.

这是福尔摩斯刚收到的一封信。

“真奇怪，吸血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那是我们的业务范围吗？”福尔摩斯说着，翻起关于吸血鬼的资料。

很快的，他把资料扔在桌上。

“胡扯，华生，这都是胡扯，那些无聊的僵尸，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”

“我听说，吸血鬼不一定是死人。”我说。“活人也可以有吸血的习惯。”

“这种传说可信度不大，我们是人，怎能信这样的鬼话？”

福尔摩斯说着，拿起另一封信。

“这是福格写来的，”福尔摩斯打开信，“他还说认识你呢！”

“你自己看吧！”

我接过信，读道：

福尔摩斯：

我的律师介绍我同你联络，但我的问题过于敏感，不知从何说



起。我是代表一个朋友来谈他的事的。这位绅士在五年前和一位秘鲁小姐结了婚，是一位秘鲁商业家的女儿，我的朋友在经营进口硝酸的时候认识了她。

她长得很美，由于国籍和宗教的不同，婚后不久，他对她的感情冷淡了下来。他觉得他不了解她，但她却是一个可爱的妻子。

现在我要谈到主要的问题，我先讲一个轮廓，见到你再详谈。

不久前，她出现了怪毛病，就是殴打他前妻的儿子。

这不算，有一次保姆看见她在咬自己儿子的脖子，弄到小儿子脖子上出现了伤口，还流着血。保姆吓坏了，要去叫男主人。她却求保姆保密，还给了保姆五镑钱。

这件事，在保姆心中留下了阴影，更加小心地保护婴儿。可是，女主人拼命地要接近婴儿，大概又要干那回事了。

保姆忍不住，把一切告诉了他，他却以为是保姆的幻觉。正在他们谈着的时候，婴儿痛哭了起来。他和保姆跑向婴儿室，只见她从摇篮旁站了起来，婴儿的脖子上有血，床单也染上了血。当他发觉她的嘴沾满鲜血的时候，他恐怖地叫了起来。

她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不见人，也不作解释。而他呢？已处于半疯狂状态。

这真是吸血鬼吗？

我想明早去找你，如果你愿意接见我，请回电奇斯庄园。我将在上午十时到你家。

福格上

又：我记得你的朋友华生，曾是布莱克球队的队员，我当时是李奇蒙队的中卫。

“哦！是他。”我放下信，说，“他是一个关心朋友的人。”

“好吧，你帮我回一封电报给他，电文这样写：同意承办你的案件。”

“你的案件？”

“不是他的案件还是谁的案件。”

第二天十点。

福格走进我们的房间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是一个健壮的人，但是现在的他，好象消瘦了许多。

“华生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他说着瞄了福尔摩斯一眼。

“从你的电报看来，我是不能再装作别人的代理人了。”

“说实话更好办些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是的。我只是想维护我太太的尊严。唉！那是精神病吗？是遗传的吗？为什么她竟会做出这种事。你一定要帮我，福尔摩斯，我已经没了主见。”

“先坐下来，福格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你采取了什么行动，你妻子还与孩子们接触吗？”

“我和她大吵了一场。她是一个温顺的女人，她深爱着我，她见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真是伤心到极点。她什么也不说，只用绝望的眼神望着我，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。她再也不肯见我，只在吃饭的时候，让她的近身侍女送饭给她。”

“孩子没有危险吧！”

“暂时没有。”

“你家里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有两个新来的仆人，一个马夫迈克，我的妻子，我，我的两个儿子，梅森太太，以及我妻子的近身侍女多罗。”

“多罗跟着你妻子有多久了？”

“好些年了。”

“你说她打过你前妻的儿子？”

“打过两次，一次是用手杖，一次是用手打。”

“她可曾说为什么吗？”

“她说她恨他。”

“你的儿子对于自己被打的事，可有什么解释。”

“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打。”

福尔摩斯出了一会儿神。

“再婚之前，你经常和儿子在一起吗？”

“朝夕相处。”

“你儿子是否常怀念死去的妈妈？”

“是的，他深爱着她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的资料——我们要亲自到你的庄园走一趟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欢迎之至。”

我们把行李放在兰伯利的切克斯旅馆，然后驱车到庄园去。

福格带我们进入大厅。

罩着铁屏的旧式大壁炉上面，刻有一六七零年的字样。

墙的下半部挂着一排现代水彩画。上半部却挂着一排南美的器皿和武器。

“嘿！”福尔摩斯叫了起来，“你看！”

一只狮子狗吃力地朝主人爬过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，福尔摩斯？”

“这狗，它有什么毛病吗？”

“兽医说它得了麻痹，可能是脑脊髓膜炎。它不久就会好了，是不是，我的卡尔？”

“这病是突然发生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夜之间。”

“多久了？”

“有四个月了吧！”

“有点古怪。”

“你发现了什么吗？福尔摩斯。”

“它证实了我的假设。”

“请直说吧！”

“目前还不能说。不过不管结论是什么，恐怕都要叫你痛苦一阵子了。”

“唉！二位先生请便，我要到楼上看看我的妻子。”

福格上楼去了。

福尔摩斯再度研究墙上的器具。

福格下来了，带着侍女多罗。

“多罗，好好照顾太太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她，”多罗大声说，“她病得很重，又不吃东西，她需要医生来照顾她。”

福格望着我。

“她愿意见医生吗？”我说。

“不管她了。”

我随多罗走上楼去。

多罗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沉重的橡木门。

我们走了进去，多罗回手把门锁上。

床上躺着一个女子，显然是在发高烧。她神智半清醒，一见我进来，害怕地瞪着我。但一见是生人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

我上前替她诊脉量体温。脉搏很快，体温也很高，但不是感染性的热病。

“她就这样躺着，我怕她死去。”多罗说。

女主人把脸转向我。

“我丈夫在哪里？”

“在楼下，他想见你。”

“我不要见他，我不要见他。”她的神智似乎模糊了起来，“这个恶魔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完了，我什么都完了。”

她口中的恶魔是谁呢？不可能是福格。

“福格太太，”我说，“你丈夫是深爱你，他对这件事，感到非常痛苦。”

“我也一样地爱着他，我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他伤心，他却那样地说我。”

“这件事不是他所能理解的，你该跟他解释清楚。”

“他是不能理解的，但他应该信任我。”

“或者让他见一见你吧！”

“不，我不要见他，我忘不了他说的那些话。请你走吧，你帮不了我。请你转告他，我要我的孩子，我有权力要自己的孩子。”她把脸朝向墙，不肯再说话了。

我只好回到楼下。

“我怎能再把孩子交给她呢？”福格说，“要是她再——”

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仆端了茶点进来。

一个少年跟着走进来。

他冲到福格的跟前，两手抱着福格的脖子。

“爸爸，我不知道你回来了，不然我会在这里等你。”

“好孩子。”福格说。“来见见福尔摩斯吧！”

“他就是大侦探福尔摩斯。”

“是的，杰克。”

这孩子用一种很有洞察力，但并不友好的眼光看着我们。

“福格，你的小儿子呢？”福尔摩斯说。“我们可以看看他吗？”

“叫梅森太太把孩子抱来。”福格说。

这个孩子以一种奇怪蹒跚的步履走了。

我看得出，他患了脊部软骨症。

一会功夫，这孩子回来了。后面跟着一个女人，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。

福格把婴儿抱在怀中，亲切地爱抚着。这时，我发觉福尔摩斯看了福格和他儿子之后，眼光正注视着窗子。

然后微微一笑，眼光又回到婴儿身上。

福尔摩斯仔细观察婴儿脖子上的伤口，最后握了握婴儿摇晃着的小拳头。

“保姆，我忘记你说几句话。”

福尔摩斯和保姆走到一边谈了几分钟。

后来，保姆抱着婴儿走了。

“保姆的为人怎么样？”福尔摩斯问福格。

“她心地很善良，而且很疼爱这个婴儿。”

“杰克，你喜欢保姆吗？”福尔摩斯突然对大孩子说。

大孩子摇了摇头。

“这孩子！”福格用手搂着孩子，“幸亏他还喜欢我。”

杰克把头扎到爸爸怀里。

“去玩吧，杰克。”

杰克出去了。

“怎么样，福尔摩斯，得到了什么结论？”

“在没来之前，我已经有了结论，来这里只是想观察和证实而已。”

“请你快点告诉我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福格急得嗓子都哑了。

“还不是时候，我要先见见你的太太。”福尔摩斯说。“华生，她可以接见我们吗？”

“她病得很重，但完全清醒。”

“那好，当着她的面，才能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们上楼去吧！”

“但她不肯见我。”福格说。

“她会见你，”福尔摩斯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，“华生，你先把这条子交给她。”

我上楼去，把纸条递给了她。

一分钟后，屋内高呼了一声，是惊喜的呼声。

多罗探头出来，“她愿意见你们，她愿意听。”

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房间。

福格快步朝床边走去，她却用手示意他止步，他颓然坐在沙发上。

“真是这样吗？我真的冤枉了她？”福格说。

“是的。这世界上，根本没有什么吸血鬼。当然你看见你妻子满嘴是血也是事实，但她并不是在吸血，而是在吮吸伤口里的毒。”

“毒？”

“当我看见楼下墙上挂着的空箭匣时，我就算到了毒，南美的毒箭。如果婴孩被这种沾了马钱子的毒箭扎伤，要不立即把毒吸出来，是会死的。”

“而这条狗，就是行凶者拿来实验毒箭效力牺牲品，好在它的抵抗力强，否则早死了。”

“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事情发生，她为了救婴儿的生命，只好用嘴吸毒。她不告诉你真相，是因为你太爱你的大儿子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行凶者是杰克。”

“正是他，他有很强烈的妒嫉心。刚才你在抚弄婴儿的时候，我从玻璃窗上看到他的眼光，充满了妒嫉和仇恨。”

“有可能吗？我的杰克。”

“绝对可能，福格。他把对死去的妈妈的爱，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同时，不允许别人分享你给予他的爱。而婴儿，你当然也深爱着婴儿，这就激起他的妒嫉和仇恨。”

“天啊！”

福格已经站在床前，两手发抖，泣不成声。

“太太，我真误会你了，请你原谅我。”

“要不是福尔摩斯在纸条上说他可以帮我解决问题，并且知道一切来龙去脉，我还不想见你呢！你一点也不信任我，竟然以为我在吸自己儿子的血。”她凄楚的说。

“我——”

福尔摩斯向我及多罗招手。

“案子已经了结，我们出去吧！这里的事留给他们小两口吧！”

狮毛

福尔摩斯的别墅座落在苏塞克斯丘陵的南边山脚，面对辽阔的海峡。

在这个海角，整个海岸都是白土的峭壁，要走到海边去，只有通过唯一的长而陡峭易滑的小径。

小径的尽头，有一片海滩，许多弯曲凹陷的地方，形成天然的游泳池。

海岸线的那一边，是伏尔沃斯村。

福尔摩斯的别墅是孤零零的，里面住着福尔摩斯、老管家，还有福尔摩斯的蜜蜂。

半英里外，有一间斯泰办的私人学校。

斯泰年轻的时候是剑桥大学里有名的划船员，也是全能的优秀学生。

福尔摩斯搬到这里后，和斯泰成了好朋友。

一天早晨。

福尔摩斯在海滩上散步，呼吸新鲜空气。

他沿着峭壁向小路走去。

斯泰在背后喊他。

“早呀！福尔摩斯，我知道你会出来。”

“去游泳！对吧！”

“别在我面前炫耀你的侦探术了。”斯泰笑了，用手指着鼓鼓的衣袋。“但是，我的确要去游泳，麦非早来了，可能会找到他。”

麦非是教科学的教员，是一个健美的青年，虽然他身上有病，却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。

麦非热爱游泳，和福尔摩斯一样，所以他们常碰面。

福尔摩斯和斯泰果然看见麦非。

他们先看到麦非的头在峭壁的边缘上，接着看到他整个人在崖上，象喝醉了一样晃着。

突然他两手往头上一举，痛叫一声，向前扑去。

福尔摩斯和斯泰赶紧向他奔去。

扶他仰过身，麦非显然已经不行了。

他在喉间发出两个字，连绵而含糊，好象是说：鬍毛。

在福尔摩斯猜测鬍毛的含意时，麦非双手一伸，侧着倒下，死了。

斯泰被吓得不知所措。

麦非只披着柏帛丽雨衣，没系鞋带的帆布鞋和裤子松散着。

福尔摩斯大吃一惊，麦非的背上有许多暗红色的条纹，仿佛被人用鞭子抽过。

麦非的嘴边在滴血，他是在极苦痛之下咬破了下唇，他那痉挛变态的脸说明了他事前是多么的痛苦。

福尔摩斯跪在死者身旁。

一个数学教员默多走到他们身边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。

“麦非怎么啦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你刚才是不是和他在一起？”

“不是，我刚从学校来，还没到海滨去呢！”

“请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案，说这里出了事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他没说什么，掉头就跑去报案了。

福尔摩斯站在高处，眺望整个海滩，没发现有其他的人。只有远远的三两个人影向伏尔沃斯移动着。

在白土的土质中混杂着粘土和灰泥岩。福尔摩斯发现小径上有两行脚印，朝着相反的方向，脚印是属于同一个人的。

麦非的毛巾在一块岩石上。毛巾是干燥的，看来他还没下过水。

这真是奇怪，麦非身上充满鞭痕，可是鞭打他的人呢，在这海滩上是没有地方可藏身的。而且，福尔摩斯一早就来海滩散步了，除了

斯泰和默多，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人。

渐渐，海滩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人。

默多刚把安德——村里的警察——给找了来。

安德在听着，不停地做记录。

最后他把福尔摩斯拉到一边，说：

“福尔摩斯，我需要你的协助，这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大案子，如果出了差错，我的上司刘易会怪我的。”

福尔摩斯建议他立刻把他的上司找来，另外找一个医生，在他们未来之前，不要移动现场的东西，新的脚印越少越好。

福尔摩斯乘机搜查了死者的口袋，里面有一块手帕，一把大折刀，一个折叠式的名片夹子。

福尔摩斯把纸拿出来，上面有女性潦草的字迹：

我一定来，请你放心。

贝拉

看来是情人的约会，但时间地点未详。

安德把纸放回名片夹，连同别的东西一起放进柏帛丽雨衣的口袋里。

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，福尔摩斯叫安德彻底搜查峭壁基部之后，就回别墅了。

一两小时后，斯泰来告诉福尔摩斯，尸体已经移到学校，要在那里验尸。

他说壁底的搜查一无所获。

但他在麦非的书桌上，发现了几封信，通信者是伏尔沃斯村的贝拉小姐。

“信被警方拿走了，”斯泰说，“那些信应该是情信，跟他的死，大概没有什么关连。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通常麦非是和学生一起游泳的，今天却独自一人。”

“是不是有什么不对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斯泰皱眉沉思起来。

“是了，是默多把学生给留下了，”斯泰说，“他坚持要在早餐前讲解代数。”

“我听说默多和麦非之间有点不对头。”

“有一个时期是的，但是最近，他们两人已经和好了。”

“我记得你也提起他们之间不愉快的事。”

“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”

“会不会有人怀恨在心。”

“不可能，我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好朋友。”

“和他通信的那位姑娘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谁不认识她，她是本地的大美人。我知道麦非在追求她，但不知他们有通信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她是汤姆的女儿。汤姆本来是个渔民，现在和他的儿子威廉共同经营企业。”

“我想到伏尔沃斯去见一见他们。”

“有必要吗？”

“当然有必要，麦非是被人鞭死的，来往这里的人不多，详细调查每个人，相信可以找出凶手。”

来到伏尔沃斯村。

“这就是汤姆所谓的‘港口小庄’，就是有角楼和青石瓦的那座房子。对于白手起家的人来说，这是很不错的了——嘿，你看！”

山庄的花园门开了，走出一个人。

是教数学的默多，福尔摩斯和斯泰跟他打了个照面。

“喂！”斯泰叫他。

他点點頭，就要向前走去。

斯泰把他拉住，“你上那儿去干什么？”